

新庙祝传奇

XINMIAOZHU CHUANQI

彭 匈 著



1247.7 814



·八桂作家丛书·

新庙祝传奇

彭 珣 著

漓江出版社



八桂作家丛书

新 庙 祝 传 奇

彭 匈 著

☆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.875 字数 223,000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4,650册

书号: 10256·148 定价: 1.85 元

目 录

姑娘喜欢什么·····	(1)
甩不掉的约会·····	(3)
他是谁·····	(5)
金 鱼·····	(8)
“好先生”·····	(12)
磨声悠悠·····	(14)
“严”医生的故事·····	(19)
行 家·····	(31)
严峻的问题·····	(51)
红花溪畔的喜剧·····	(69)
牛 仙·····	(91)
新庙祝传奇·····	(108)
明 眸·····	(126)
礼 物·····	(139)
老绝这个人哪·····	(145)
理发世家·····	(159)
永恒的微笑·····	(175)
学英语的故事·····	(184)

镇口有座木板房.....	(197)
生意人.....	(207)
祖传绝技.....	(254)
小镇弦歌.....	(298)

姑娘喜欢什么

姑娘们究竟喜欢什么，这个问题对于小伙子来说，简直太重要了。可时至今日，他还摸不着门路，实在有点儿不妙。

这个星期天，风和日丽。经人介绍，他又认识了一位邻厂的姑娘。这姑娘看上去文静、谦和，不太象那种眼角高的角色。他约她上午九点半钟在公园湖畔会面。他不想把约会地点再定在假山背后那座亭子里，尽管那儿也很幽静，而且有石凳。但是，那座晦气的亭子记录着他前两次令人懊丧的、不光彩的失败。第一回他与一位姑娘在这儿约会，这姑娘的身材，与其说是苗条，还不如说有些儿纤弱。于是，他决计要在姑娘面前露一露男子汉大丈夫的英雄气概，以便让她放下一百二十个心：日后可以得到他的有效保护。当他亮出筋肉饱满的手臂，鼓起二头肌，说到“我学过格斗术，这一拳出去，起码可以打倒三个壮汉”时，只听得那纤细的姑娘一声尖叫，便没有了踪影。第二回约会也是在这座亭子里，这位姑娘比上回那个身体要健壮多了。他吸取上回的教训，绝不提起什么格斗打拳之类的事。他特意买来几瓶汽水，两人津津有味地喝着，面对着这良辰美景，他心里头一激动，慨叹道：“唉，要是有了酒就好了。我这个人，别的嗜好没有什么，

就是爱喝两杯。”那姑娘一听，微微地皱起了一双柳叶眉。他一看，忙安慰道：“您完全可以不必为我担心，斤把三花酒都放我不倒！有一回同宿舍的五个人跟我猜码，统统挨我搞醉！”说着，他趁势拉开架子，喊起广东码来：“累呀哥哥，虽红虽呀……八四个马呀……”喊完，他兴犹未尽，抬起头来，还想说点什么，一看，哦！怎么搞的，亭子里孤零零地只剩了自己一个人。

今天，他绕过这倒霉的亭子，径直来到湖畔，撩开那绿帘般的柳枝，只见那文静的姑娘早已端坐在水边草地上了。

“哎呀，真对不起！反倒让您等我！咳，咳！”他气喘吁吁地道着歉，在姑娘旁边坐下了。

“没关系，谁等谁还不是一样！”姑娘倒是开通，说着，还掏出一块手帕，递给他道：“快擦擦汗，看你跑的！路上碰到事情耽搁了是不是？”

他接过那芳馨的手帕在额上轻轻拭着，说：“嗨，小事一桩！不过，我差一点走了大运！路上，我看见一个钱包，心里一动，鼓起勇气走过去，用脚踩住，……娘卖乖的，空家伙！”这时，他叹了一口气，扭过头来想看看姑娘的反应，不料，那文静的姑娘已经站了起来，满脸怒色，正要离去。他急忙追上前去，那姑娘突然站住了，他以为还有一线希望，谁知，姑娘转过身来，把眼睛盯住他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把手帕还我！”姑娘接过手帕，仍然盯住他，又补了一句“徒有其表”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他呆望着姑娘的背影，耳畔回响着姑娘那句震聋发聩的话，这回，对于那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，他好象有点开窍了……

写于1982年3月

甩不掉的约会

不知怎么搞的，姑娘们老是不喜欢我。好几次约会，均以惨败告终。我回到宿舍反躬自省，对着镜子上下照。唔，一米七的身材，也没缺鼻子少眼的，哪点不配？我真是越想越恼火。“见鬼去吧！今后谁再跟姑娘们搞约会，就是王八蛋！”我这一喊，招来了同宿舍的单身汉们的一阵哄笑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骑着我的凤凰十八型上了街——当然不是去约会——去参加一项能有效地减轻我的精神痛苦的活动，同大伙一起，在一面“青年服务队”的小旗下，替顾客修理单车。

我默默地一干就是一个上午。午休过后，又有人来要求修车。我抬头一看，是个姑娘，啊，不，是个孩子的妈妈——那辆坏车的横梁上，分明坐着一个哭鼻子的小男孩。

“毛病出在飞轮里。”我把单车拨弄了几下说，“得拆卸下来。”

“糟了！”她焦急地看了看手表。

“你有急事？”我再一次抬起目光，哦，明白了，“是不是孩子得了急病，要赶着送医院？”

“是的。”她点点头，紧接着又摇摇头，绯红了脸，“孩子不是我的，是邻居家的……啊，不说这些了……孩子肚子

疼得厉害……”

“这样吧，”不等她说完，我就转身拍了拍自己的凤凰十八型，“你先坐我的车把孩子送去，回头再来取你的车，行吗？啊，啊，不用谢，救人要紧！”

等那女人，啊，不，应该说是那姑娘走了之后，我又默默地干开了。一个钟头、两个钟头过去了，太阳偏西了，可那姑娘连影子还没见。这时，顾客也稀少了，我索性挪动凳子，朝姑娘远去的方向坐着——请各位不要多心，我是在等我的凤凰十八型。

来了，可惜不是她，而是一个居民模样的老大娘，老大娘尊了我一声“修单车的小师傅”，便递过一张字条，叨叨开了：“今天，全靠你和宋霞姑娘呀！要不，我那小孙子……咳，蛔虫钻胆哪！”

我刚打开纸条准备看，冷不防从后面伸来一只手，将字条一把抢去，我正要去追，胳膊却被调皮鬼们牢牢地架住了。我只好任随那硬憋出来的“女声朗诵”灌进我的耳鼓——

“修单车的小师傅：您好！您助人为乐的精神很使我感动。在您的支持下，小孩及时送到了医院，现已脱险。只是我的上班时间已到，来不及去您那儿换车了。您看这样好吗，下个星期天上午九点，我在双湖公园假山后面等您。请您一定来，别忘了骑上车子！我还要当面向您学习开展青年服务队活动的经验呢！市电表厂宋霞。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笑声在大街上绵延了足足五分钟。

写于1982年3月

他是谁

猜猜看，他是谁？

他雍容大度，气宇轩昂。弄错他身分的事情已不止一次发生——你准会提出，光凭外表不能下结论，得听听他说话。这好办，请到办公室来吧。

“我们中国的服装太呆板了！”他一开口就喜欢对某些大的方面提出批评，“不要说欧洲，就是日本，我们也望尘莫及！这几年，日本时装潮水般涌入欧洲市场。他们设计的女式蝙蝠袖一下子就风行欧美。男装仍以西服为主，可人家一条领带也变化无穷：一般领带宽八厘米，近年来慢慢变细，细到六厘米。大约四至五年一个周期，宽而细，细而宽……”

看样子，他是一位时装专家。

“穿着吗，我主张多样化。吃的方面呢，我却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保守主义者。”他呷了一口浓茶，咂一下嘴，由穿而说到了吃。“我喜欢中国式的传统菜肴。特别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菜肴。比如：广州太爷鸡、梧州纸包鸡、川味菊花鱼、南京珍珠丸子……特别是山东的姜汁醋蟹，那玩艺儿，啧啧，清汤白脑，紫盖红螯，嘿！”他使劲咽了咽口沫，“再说到酒，难道一定要威士忌，一定要拿破仑白兰地？咱们的茅台、五粮液，都是好酒嘛！啊，对了，鉴别是否好酒，教你一个简

便方法：喝完酒，闻闻空杯子，能闻出一股豆酱味儿的，百分之百是好酒！”

如此说来，他可能是个烹饪专家或美食家。

“砰！”他多肉的手在办公桌上猝然一拍，怒形于色，他的思路由“名酒”一下子便涉及到了本市的酒厂。“干什么吃的？轻工单位，不盈利，一年倒亏九十万！九十万哪，我的老弟，拿来买酒，全市人民都能喝几回酩酊大醉了！”他简直肺都要气炸了，“这样的单位，厂长和党委书记不就地免职还行？”

准确地说，他是个气魄宏大的改革家。

不过，他这人容易发怒也容易息怒。而他一旦平静下来就能发现一般人所不易发现的极细微的问题——“哈哈！今天的《参考消息》又有两处谬误！喏，这个标点符号印反了，这句话意思不完整，肯定漏了字！”别说《参考消息》，就是《人民文学》，被他挑出错漏也不是一回两回了。当下他又向茶杯里灌了一次开水，说开了：“对于字，我是看得很重的。我一听见有人把‘臀部’念成‘殿部’，把‘忠于职守’念成‘忠于守职’，我浑身上下都会起鸡皮疙瘩！”

这么说，猜他是个文字专家大约不会错。

猜到这儿暂告一段吧。我得问你一句，你手上究竟还有多少顶带“家”的桂冠？他的高论可是滔滔不绝的呀。

他能告诉你万一遇上外星人该注意些什么；

他能教会你正确分辨画眉、百灵、相思鸟、金丝雀及虎皮鹦鹉的雌雄的方法；

他能一口气说出五种常见礼仪：握手、敬礼、碰杯、戴

黑纱、下半旗致哀起源于何时何地，

.....

哦，你大概明白了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清谈家。

不对，包括你前面猜的。

他，是我市×局第八副局长。

写于1982年11月

金 鱼

日头偏西了。就象大海开始退潮，圩场上渐渐地失去了汹涌澎湃的气势。五福老汉站起身来，摸摸腰间的牛皮钱包，业已胀鼓鼓的；低头看看笼子，还剩两只鸡。这是两只上好的、即将开始生蛋的纯种来杭鸡，蹲在那里就象两团洁白的雪。五福老汉没有抱怨顾客不识货，也不后悔自己要价太高吓跑了所有对这两只鸡爱不释手的买主——他打定主意：决不降低它们的身价。哪怕仍旧挑着它们，往回走二十里山路。

五福老汉身边坐着个小伙子，看样子是个待业青年。他卖金鱼。这玩艺儿不能吃，却也卖得出钱。岂止是卖得出钱，若按斤两计，价钱在鸡的十倍以上。这就难怪五福老汉要在心中唏嘘一番了。说来也巧，小伙子的生意同五福老汉一样，一玻璃缸的金鱼，小的、长相不太好的全卖光了，倒是剩下一对特别大、特别漂亮的没人买。小伙子也是不肯降价，每条三块五。五福老汉觉得好笑：哪个傻瓜肯花七块钱的大价买你一对不能吃的东西呢？七块钱，买鲤鱼、草鱼或者鲢子鱼，差不多可以办全鱼席请客了呢！想到这，五福老汉的脸上当真浮起了一丝儿哂笑。

玻璃缸里的两只宝贝对五福老汉的哂笑全然不加理睬，它们无比清高地鼓着双目，旁若无人地翕动着轻盈而修长的

鳍翼和尾巴，我行我素地在那儿飘来飘去。仿佛在炫耀自己的身价，又象在嘲笑不识货的买主。

圩场上的人稀疏下来了。两位顽固不化的卖主仍然木桩似地坐在那儿，脸上全没有半点妥协的意思。笼子里的两只来杭鸡张大着嘴巴直喘粗气，五福老汉才意识到该给它们喂点儿水了。卖金鱼的小伙子也挺乐于助人，五福老汉一开口，他便拿一个小杯子去鱼缸里舀了一杯水递过去。喂完水，五福老汉同小伙子搭讪上了。

“嘿！这玩艺几个头真大！”

“算你老人家有眼力！”小伙子脸上露出一派骄傲与自豪的神气，“全县范围内，你找得出比这还大的金鱼，我这对，不要钱，相送！”

五福老汉当然是百分之百的甘拜下风啦！他也见过几条大金鱼，是在公社于书记家，可于书记家的金鱼，四条加起来还没眼前的一条大呢。记得那年上公社批救济粮，于书记把■请到自己家里，端来米粉、油条，说自己有点要紧事情得马上处理，请他在屋里稍待片刻。五福老汉是于书记的老住户，面对着久违了的米粉、油条，也就不客气了。不过，尽管他胃口很好，也还不至于完全忘了礼数——米粉他吃完了，这东西不好留；油条嘛，五根他只吃了四根。吃完便专心坐着等待，反正于书记是让他“稍待片刻”。可是，半个钟头过去了，于书记还没见回。五福老汉心中焦躁起来，在屋里走了几个来回，一想，不妥，在别人屋子里，走来走去总不大好，最好是安分守己坐着。怎么打发时间呢？他正在为这个问题犯愁的时候，蓦地看见桌面上有一盆金鱼，亮晶晶

的玻璃缸里，四只顽皮的小家伙翻着各种各样的姿势，上下左右、无忧无虑地游来游去，真叫人百看不厌——劳苦了一辈子的五福老汉第一次用了整整一个钟头来观赏金鱼。赏心悦目之后，得出一个结论：这些盆子里养得鱼比水塘里养得鱼确实要漂亮得多！

他实实在在打心里喜欢上这些小玩艺了。喜欢上了得有所表示呀，于是，他从桌上拿起剩下的那根油条，拧下一截，撕成碎末，然后，挺大方地撒到鱼缸里，说：“别老把眼睛瞪着我，吃吧！”那慷慨劲，就跟从自家树上摘下熟透了的桃子分送给馋嘴的小孩。

正在这时，他身后猛地响起一声稚气的然而却充满着愤怒的喝斥：“哎哎哎，你干什么？”他还来不及回头，那女孩早如救火般扑向金鱼缸，把浮在水面上的油条碎屑毫不留情地庖了出去。五福老汉慌了，但还来得及思索：那是油条，营养好着呢！小女孩大约看出了他的心思，斥责道：“金鱼吃了油腻的东西，会死！”接着又嘟噜了一大串，“要是我晚回来一步，肯定完蛋了！让你赔，你又赔不起！……”

五福老汉完全没有回嘴的余地，一旁垂手呆立，看着女孩从抽屉里拿出一块象肥皂似的鲜黄小饼，用小刀轻轻削些饼泥进缸里，金鱼们抢着吞食。“喂金鱼，得用这个，鸡蛋黄拌面粉蒸成！”女孩气消了些，但话音里仍充满着教训口吻。五福老汉这才彻底明白自己做错了事，这辈子第一次在一个孩子面前露出一脸的尴尬。

于书记及时赶到，喝退女儿，解了五福老汉的围。五福老汉仿佛梦中惊醒，定了定神，猛然记起今日来此的重大使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